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0 年 11 月 12 日)

1、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展望拜登的亚洲政策

11 月 9 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其副总裁埃文·费根鲍姆（Evan A. Feenerbaum）的文章《拜登在亚洲面临迫在眉睫的考验》。文章称，尽管许多亚洲国家欢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言辞，但他们发现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贸易和投资政策，与制衡中国这一目标背道而驰。而拜登现在有机会为中美间更加系统、制度化、有效的竞争铺平道路。文章表示，美国在该地区言辞和行动之间的差距，让各国感到恐慌。亚洲国家普遍反感在中美间选边，更愿意从力量平衡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对待地区事务；他们认为美国的全方位接触是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平衡，因而不满足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例如退出 TPP）。文章认为，在这一背景下，拜登团队面临着三个迫在眉睫的挑战：首先，就加强安全伙伴关系凝聚两党共识；其次，克服对华政策调整的障碍与质疑；最后，向亚洲国家展现美国清晰的地区政策。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11/09/biden-faces-immediate-tests-in-asia-pub-83183>

2、企业研究所分析拜登就任对中东和平的影响

11月9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其外交与国防政策部研究助理亚历山德拉·桑特里（Alexa Santry）的文章《拜登当选总统对中东和平意味着什么》。文章称，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活动，以及三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为后续更多协议的达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份可供参照的谈判框架。拜登团队关于重新加入伊核协议的声明可能迫使美国的传统中东盟友转向以色列，以建立对抗德黑兰的统一战线，应对一个经济更加强大、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大话语权的伊朗。不仅如此，随着美国参与中东事务的热情减退，许多中东国家逐渐意识到，他们需要通过以色列获得安全支持。因此文章认为，下一届美国政府承诺“重新评估”与沙特的关系，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将沙特推入以色列阵营。

<https://www.aei.org/foreign-and-defense-policy/what-a-biden-presidency-will-mean-for-middle-east-peace/>

3、威尔逊中心评析拜登当选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11月10日，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布文章《拜登当选总统对朝鲜半岛意味着什么？》，邀请多位专家谈论美国大选对韩国地缘政治的影响。受邀专家普遍认同多边主义对于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意义，以及实现美朝首脑会晤在推动谈判进展方面的关键作用。中心研究员李珍（Jean H. Lee）强调，拜登需要在上台后将朝鲜问题置于外交政策的优先事

项，避免朝鲜重新回到以挑衅方式寻求关注的政策轨道，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拜登政府能否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并找到正确方式解决在特朗普任期内变得复杂的朝鲜核局势。研究员凯蒂·斯塔拉德（Katie Stallard）表示，拜登当选将意味着美国的对朝政策回归到更为传统、原则性的外交中，她预计新一任美国政府将与地区盟友更密切地合作，并要求朝鲜在两国进行领导人级别会谈之前做出有意义的让步。研究员郑相昌（Seong-chang Cheong）认为，由于拜登倾向于发展同盟关系而非“美国优先”，韩美两国在防务费用分担问题上的分歧有望得到解决。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what-will-biden-presidency-mean-korean-peninsula>

4、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拜登能为世界带来什么

11月10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表评论文章《拜登与世界：美国总统更替的意义》。在该文章中，来自全球各大智库的专家发表了自己对拜登政府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拜登能够修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以及重回多边组织，但同时他们也承认这将会是一个漫长而崎岖的过程。例如，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于铁军认为，短期之内，由于国内问题（如抗击疫情，振兴经济以及修补种族和政治分歧）非常紧迫，中美关系不会成为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史蒂芬·布洛克曼斯（Steven Blockmans）认为，在民粹主义和新冠疫情加速了二战后世界秩序衰退的背景

下，拜登当选总统将有利于全球化的重启。从长期来看，与特朗普相比，拜登会是一个更加理性而且可预测的领导人，这对双边关系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但在自由贸易以及人权等容易引起中美关系动荡的问题上，拜登政府不会做出让步。如果中美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战略竞争，双方需要将竞争控制在正确的轨道上，并继续寻求合作的可能性。

<https://www.cfr.org/article/biden-and-world-what-us-presidential-transition-means>

5、哈德逊研究所：印度应安心于拜登的当选

11月10日，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印度和南亚未来倡议组织主任阿帕娜·潘德（Aparna Pande）的文章《印度应该对于拜登的当选感到安心，特朗普和莫迪的交情不会对印美关系产生更多影响》。文章称，拜登的当选似乎引起了一些群众的焦虑，因为他们将特朗普和莫迪的情谊作为印美关系的基础。然而这样的焦虑是不必要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基于其领导人之间友好关系。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历届美国总统都强调过与印度的牢固关系，现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一样，都认同印美之间存在共同利益。相比上一届政府，拜登政府更有可能带来实质性的进展而不仅仅是空洞的承诺。像拜登这样经验丰富的外交政策专家也不会推特上发表轻率的言论而引起民众对双边关系的担忧。基于以上条件，印美战略伙伴关系将会变得更好。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6494-india-should-be-relieved-biden-won-modi-trump-bond-can-only-go-so-far>

6、CSIS: 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战略重点

11月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学者安东尼·科德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的文章《为后特朗普时代设定新的美国战略重点》。文章探讨了拜登政府以及美国国家安全界需要思考的九个战略重点。这九个重点分别是：1、国内预算问题，包括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2、国防和外交关系的资源分配问题，包括削减军事开支以及调整对外援助；3、世界秩序问题，包括恐怖主义和内战；4、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对抗问题，包括贸易结构和军事计划的调整；5、朝鲜和伊朗问题；6、与欧洲盟国的战略伙伴关系；7、海湾地区问题；8、与亚洲盟国的战略伙伴关系；9、重新强调美国价值观，增加对人权、民主和法治问题的关注。作者认为，美国需要改变策略以适应未来，而不是试图恢复过去，需要专注于新议题并且弥补之前的战略失误。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etting-new-us-strategic-priorities-post-trump-world>

7、《外交政策》：美国将对以色列投入更多的外交资源

11月10日，《外交政策》发表记者约书亚·米尼克（Joshua Mitnick）的评论文章《特朗普的失败意味着对以色列有更多的政策倾斜》。文章称，近四年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东

政策（从取消伊朗核协议到边缘化巴勒斯坦人，再到斡旋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正常化协议）成果实际上都是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收到的礼物。随着特朗普临近下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他将利用任期的最后时间给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更多关于制裁伊朗和西岸犹太人定居的承诺，从而使该地区情况复杂化，为新总统拜登制造麻烦。文章表示，双方已经讨论了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并且特朗普解雇了国防部长的举动，引发了人们对特朗普将对伊朗进行军事攻击的猜测，而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正是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一直期望的。除了向伊朗施压外，特朗普政府原计划还要帮助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促成新的外交突破口，以及可能进一步扩大该国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文章认为，内塔尼亚胡希望能在特朗普政府剩余的几周执政时间内得到更多承诺。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1/10/trump-defeat-israel-election-biden/>

8、《外交事务》：拜登政府应发展与伊朗的关系

11月10日，《外交事务》发表昆西研究所执行副总裁塔里特·帕西（Trita Parsi）的文章《拜登应拒绝由特朗普定义他在伊核问题上的选择》。文章称，即将离任的特朗普打算用其任期的最后10周策划一系列制裁措施，进一步挤压伊朗生存空间。与特朗普政府及其以色列盟友的计划相反，新总统拜登上任后，可能要寻求恢复并重新加入伊核协议，改

善与伊朗的关系，以使该协议不受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扼杀意图的影响。文章表示，奥巴马政府对中东地区盟友的军事援助曾使已经达成的伊朗核协议面临生存危机，更糟糕的是，继任的特朗普政府违反核协议的行为严重破坏了美国谈判的理念。文章认为，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在美国与伊朗的关系继续恶化的情况下，任何军控协议都无法维持下去。对此，拜登应对与德黑兰关系正常化持开放态度：与伊朗直接建立外交关系可以帮助美国避免该地区的冲突，并使美国能够更有效地影响伊朗的政策。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iran/2020-11-10/save-iran-nuclear-deal-think-bigger>

9、大西洋理事会刊文分析拜登政府未来的全球领导

11月9日，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表了卡托研究所防务与对外政策研究部副主任克里斯托弗·普雷伯（Christopher Preble）的署名文章《拜登政府兼顾内政的同时可以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对于美国新政府过于关注国内而无法领导全球的担忧，文章表示，如果拜登以新的视角重塑美国的领导地位且表现出应对国内挑战的能力和意愿，那么美国在与其他国家合作解决全球问题上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一方面，作者认为，拜登政府应当确定优先事项，进而合理地将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过去的美国政府深信美国可以单枪匹马地改造世界，而未考虑成本、收益和公众舆论。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应当接受新的国际秩序，允许其他国际秩序的受益者

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作者还指出，美国应当真正关心他国利益，激励国际社会遵守规则，而非延续特朗普的行事风格。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the-biden-administration-can-both-look-inward-and-provide-leadership-on-the-global-stage/>

10、《外交学人》刊文分析特朗普拒绝承认失败的影响

11月11日，《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发表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师雅各布·帕拉基拉斯（Jacob Parakilas）的署名文章《不连贯的政体可以有连贯的外交政策吗？》。文章表示，特朗普拒绝承认竞选失败，美国将不会经历正常的权力过渡。这将使美国政治陷入怀疑和深度分裂，并超出国内政治的范畴，延伸到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从短期来看，特朗普拒绝让位会给美国国内带来不确定性：一个不愿意与其继任者合作的前总统将增加安全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从长期来看，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阴谋论和双方之间的恶意攻击可能会破坏美国调集国家权力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使用权力的能力。作者还表示，拜登的胜利虽然将使传统美国盟友感到安心，但如果他在说服反对者相信其政府合法性上花的时间越长，那么他重建美国同盟的难度就越大。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1/can-an-incoherent-polity-have-a-coherent-foreign-policy/>

撰稿人：童哲朗、杨舒涵、肖方昕、凌邦皓

审稿人：贺刚